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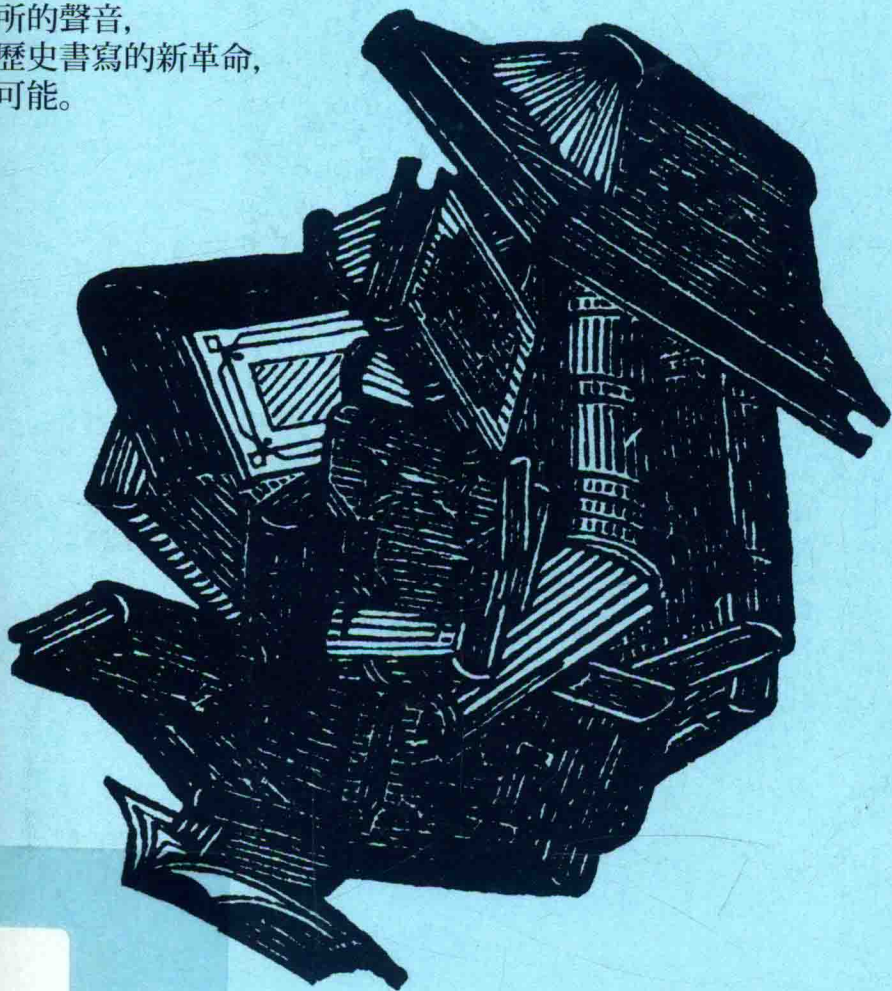
# Les noms de l'histoire

賈克·洪席耶——著 魏德驥、楊淳嫻——譯

## 歷史之名

Jacques Rancière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7

無場所的聲音，  
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  
成為可能。



# Les noms de l'histoire

賈克·洪席耶——著 魏德顯、楊淳嫻——譯

## 歷史之名

Jacques Rancière——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7

無場所的聲音，  
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  
成為可能。



© Editions du Seuil, 1992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sup>e</sup>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歷史之名／賈克·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作；魏德驥、楊淳嫻譯。-- 初版。--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103.11

面； 公分

譯自：Les noms de l'histoire  
ISBN 978-986-173-810-9 (平裝)

1. 歷史哲學

601.4

101015692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7

## 歷史之名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作 者／賈克·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策 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譯 者／魏德驥、楊淳嫻  
責 任 編 輯／林怡君

副 總 編 輯／林秀梅  
編 輯 總 監／劉麗真  
總 經 理／陳逸瑛  
發 行 人／涂玉雲  
出 版／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0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 25007696 傳真：(02) 25001966  
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發 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mailto: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http://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mailto: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封 面 設 計／蔡南昇  
印 刷／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 2014年(民103)11月1日 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350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173-810-9

城邦讀書花園

書店網址：[www.cite.com.tw](http://www.cite.com.tw)  
[www.cife.com.tw](http://www.cife.com.tw)

## 翻譯緣起

### 1. 洪席耶——事件

本書翻譯是配合2009年11月15至27日洪席耶教授來台訪問學術活動的準備工作。在這次的準備活動中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翻譯了三本書：《歧義》（*La Mésentente*, 1995）、《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2000）、《歷史之名》（*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1992），這三本書反映了他在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思想主旨，記錄了洪席耶從當代馬克思主義慢慢向感性批判理論運動移動的過程。而《歷史之名》是這三本書中最先將感性批判的議題顯題化的著作。洪席耶來台，為台灣提供了這種感性批判與詩學批判的政治學談論直接呈現的可能。除了正式的公開演講，針對「漠然」（*indifference*）這類藝術表象中感性場所的分化之外，會議的參與者，還有幸

與這位內向的長者，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從洪席耶與與會者的座談中，讓我們更瞭解他的感性詩學的企圖，以及這個詩學企圖在《歷史之名》中對歷史知識進行批判的策略。以詩學檢驗各種政治修辭學的美化，從這種美化中無法取得名字的歷史之間找出斷裂的空隙，破除意義與真實在書寫上的連結。一方面我們可以說，詩學就不只停留在修辭學或修辭學技巧，而是對修辭學的批判。於是洪席耶的詩學便與古典詩學對待修辭學的態度不同，對於古典詩學而言，修辭學是其親戚。然而這種批判並不是一種後設式批判，有一種後設式的修辭學。洪席耶的詩學在對立的批評中取得了一個位置。詩學並不是一種後設式的修辭學，其與修辭學的關係並不是一種超越原理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的關聯，難以是康德式的批評，一種在對象中找尋超越性基礎的方式。洪席耶詩學對於修辭學的批評，使得修辭學所掩蓋的無意義得以出現，在無場所中在場。這種無意義的在場，在喋喋不休的語言中出現，標示出無場所。而這種無意義在無場所中的在場，難以透過一個意義的行動出現。當我們質疑是怎樣主體的行動使得無意義者能夠在無場所之處在場時，我們也無法以古典的行動解釋方式、行動的目的與意義方式來解釋這種行動，而常常會在一種欠缺意義的淡然中，投射出一種不行動。無意義的不行動，卻仍然沒有辦法完全說明，使無意義在場這件

事情。從無意義產生的無目的性來類比，這種主體揭露無意義的行動，更是一種無行動。無行動：無意義而有行動，使無意義在場的行動。而不行動是一種克制的可能，沒有行動。對比於洪席耶在場演講喋喋不休的風格，於是我們在體例中盡可能保留這種喋喋不休的風格，讓讀者能夠在文字中遭遇這種無行動的再現。

當我們把洪席耶到訪看作一個事件，在場不僅僅是一位有點內向的和藹長者，與他親切可人的夫人，以及他喋喋不休的語言，或者某位大師到此一遊的旋風，這些都只能在常識中被稱為事件，而不具有事件性。從歷史之名的角度來看，洪席耶的來訪，真正的事件性，必須要打破一種延續的命名體制和其感性歷史現實之間的關係。例如某種後現代理論對於否些知識語言的支配關係，某種後現代大師之後現代理論的正典化。具有事件性，是在這些在場的活動中所揭露的斷裂，對我們而言，不僅僅是歷史之名與感性現實之間的斷裂，也是一種在場行動的斷裂，與傳統體制下行動與理性之類比關係的斷裂。洪席耶無行動的在場。

在《歷史之名》中，無行動的在場，打斷了整個年鑑史學的共和體制、科學體制、修辭學體制。然而在共和體制的

斷裂中，會湧出人民的聲音嗎？在科學體制的斷裂中，屬己的聲音會發生嗎？在修辭學體制的斷裂中，感性能夠流溢嗎？或者，無行動的詩學使它們在場時，竟然又使這些斷裂相互連結了起來，以至於無意義的潛能，永遠被體制的現實壓抑在無場所之下，而無行動提供的體制，卻是一種無意義的表象？那麼，主體的無行動就會在模稜兩可中不斷行銷意義化的無意義假象，而產生一種倒錯。這種將事件倒錯的風險，在主體的無意義再現活動中，難以避免的形成了無意義與虛幻意義的同名異義。我們並不想在這個事件緣起的談論中，提供直接而簡短的解答，而是要提醒譯者與讀者，不論是翻譯或者無意義的再現活動，都難以避免的同名異義風險。當譯者揭露這種無行動的活動時，如果他在感性體制中永遠以再現方式去理解或掌握這種無行動，則如此的風險永遠在惡性循環之中，難以擺脫。逃脫到浪漫的前理性意義或者修辭中，不過只是提供了一個優美的惡性循環而已。無行動事件的緣起，對譯者而言，並非提供一種知識性的勸善道德教訓，或者知識的發生學，而是提供了一個緣起，在斷裂中偶然的連結又可以斷裂的可能。在再現中表現出體制的虛相，卻不體制化成主體的建置之可能，以及這種可能不再現的現實。無行動不僅僅進入政治行動的現實中，不僅僅重新配享感性的場所，還推出了一個沒有解決的主體行動，特別

是詩學行動之現實性盲點。

## 2. 哲學的史筆與史學的哲思

洪席耶在批評年鑑學派的歷史書寫時，他所使用的 *historiographie* 這個字產生了一種同名異義的風險，跟歷史學界所理解的 *historiographie* 作為一種歷史書寫的方法論相比，洪席耶的歷史知識詩學所批評的 *historiographie* 是一種對於書寫與歷史事實之關係的批判，對於歷史書寫的批判。他不再停留在方法學的層次，而是批判的層次。不停留在如何書寫歷史的層次，而是在歷史言說的書寫，如何能在這些方法之外，形成字詞的過度與言說的過度，字詞與言說過度之處，即是無意義在場之處。言說過度的書寫過度，永遠會滿溢出任何書寫的經濟學嗎？不增一字不刪一字的歷史書寫精確性，和這種精確性背後的歷史書寫經濟學，也難以例外。這種滿溢不只衝擊了塔西陀斯的修辭學式歷史書寫與其模仿精確性，也衝擊了米榭雷與年鑑學派在弑君敘事後的科學浪漫式的歷史書寫和它社會學統計式的精確性。

這種哲學史筆的批判衝擊，恰好不會出現在歷史學家經由他們精心的哲學所安排的文字，而是出現在史家的史筆所提供的無場所上。換言之，不出現了。這也使得哲學的史筆



永遠處於史家的哲學域外。在域外，哲學的史筆永遠為歷史的書寫與其承載的思想，打開一種不存在，讓在不存在中說話的人物，從歷史書寫的沉默中，突然眾生喧嘩，喋喋不休。使歷史事件回到了它的事件性上。以李維（Livius）的《羅馬史》（*Ab Urbe Condita*）為例，當戰爭成敗的消息還沒有完全傳到城市中的時候，城牆內充滿了無名的喧嘩和哭號，然後元老院和將領的理性，將混亂帶入勝利的秩序中，事件得到了理性的完成，而事件性就消融在書寫的典謨中。奧古斯都的繼承危機，與政變和內戰的潛在可能，就會轉化成提庇留討伐被戲劇化的劇場演員伯森尼亞斯（Percennius）之平亂事件。一個在悲劇時代擁有極高公共參政權力的戲劇演員之身分，順理成章地在嚴肅的歷史修辭中轉化成不正經的失敗。而在辛亥革命時，武昌砲樓前親冒矢石的無名小卒終究要把革命大業讓渡給大總統與大元帥們。大革命的事件性在歷史中一次又一次轉化成事件。革命事件的歷史哲學，理性化成革命的歷史哲學，使得革命的歷史之中不再具有革命，而只有革命成果的分配。在這種成果的分配之中，革命活動的命名者取得了在場的權力，成為革命果實的合法繼承人，而革命的鮮血褪色成不在場。

哲學的史筆可以為歷史書寫帶來的衝擊，在前面的這些

例子中，打開了革命的歷史現實與書寫革命的可能性。從歷史現實的角度來看，歷史的事件性並不在於少數聰明的菁英掌握了歷史可能潛在發展的規律，並且用他的符號預測了歷史的發展，從而促使歷史向他預測的方式發展成功。歷史的現實並非由這些理性的巫祝所決定，不論它是否是一種理性的預想，歷史現實是由歷史的參與者，在共同的活動之中形成。這種共同參與的轉變，形成歷史的事件性。在歷史的事實形成之後，將歷史變化沉澱為存在的名字的後見之明的理性巫祝，才能夠將歷史轉變為事件的序列與並列，透過語言的在場，將事件的事件性與特異性消毒，使事件不再是不可再現，而成為在語言中喪失同名異義之差異而可以不斷再現的儀式性在場。哲學史筆的批判，至少讓我們知道，這些再現是不可能的，或者說，這種不在場者的在場，不可能以再現的方式出現。在當下它是以不在場的方式出現，而這種不在場，也使得歷史革命的書寫成為可能。這也是譯者們認為，在史學家們的史筆與歷史哲學之外，洪席耶所提供的歷史哲學批判所能產生的貢獻，歷史書寫的新革命。尤其是，革命歷史的書寫。

### 3. 英譯本與法文本的差異——詩學的差異

譯者在翻譯本書時，原先的設定是從法文直譯。但是當

我們參考英文翻譯時，發現英譯本在語言的翻譯上，Hassan Melehy 不愧是一位熟悉法語使用的譯者，可能與他的黎巴嫩出身有關。他對於非常複雜的洪席耶句型，作了一個近乎直覺且有著機械性精準的英文翻譯。就翻譯的品質而言，值得讚賞。而也因為這種精準的翻譯使我們發現，英譯本與法文本談論事物的方式不同，可能為版本差異所造成。而版本差異之中，更可能蘊含了思想的差異與轉變，而不僅僅是英譯者的詮釋問題。在此且舉一例，本書的書名《歷史之名》在英譯本所根據的舊版本中，原來稱作「歷史之字」(les mots de l'histoire)，這也是英序者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原先所閱讀的版本。書名的差異展露了兩個側面問題：第一個差異是中譯所不能表達的複數，中譯的《歷史之名》其實更可以譯成「歷史眾名」或「歷史諸名」，來表達原文中複數所呈載的同名異義之可能。歷史的許許多多名字，並不僅僅指歷史、故事、發生，指的是歷史書寫之中同名異義的現實：一個書寫可以使某一種科學或浪漫的名字得以出現，使得在科學與浪漫所規範與描述的事實之中，所被壓抑的東西不出現，因而歷史中的名字總是指著那個存在的，以及那個在歷史活動中壓抑而不在場的歷史角色。對於歷史中這些在場與不在場的角色名字的重分配，使得歷史這個名字本身，在它所依循的方法中，被冠以歷史故事或發生等種種不

同的名字。而在中文一般的思維裡，對於單數與複數的差異，往往略而不計。這種語言的習慣，也使得差異不在場。這是翻譯上的第一個困難。當我們刻意強調複數，翻譯成「歷史眾名」時，會令我們語言中壓抑數字的習慣不習慣。所以我們至少在此要將這種不習慣記錄下來。以免讀者無謂地追尋某一種終極的單一目的，以為歷史可以透過一種新奇的方式化約到這種單一目的裡。

第二個差異是名字與字詞的差異。我們可以追隨海登·懷特聯想，字詞悄悄地反應了傅柯（Foucault）的影響，談論字詞與事物的關聯，而在這種關聯中找尋其機制的宰制以及在此機制中找尋斷裂與破壞的可能。在本文的章節中，尤其是對年鑑學派歷史書寫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來支持這種談論。假使這種談論方式有效，那麼將書名改成《歷史之名》並無必要。其次，在內文中不必區分名字的討論與字詞的討論、與言說的討論，大可簡化成字詞與言說的關係之討論，使整個論述更接近於一個一般的記號學談論，從而向記號學方面借到更嚴格地術語談論方式。然而名字並不能化約成僅僅是字詞而已，我們可以在字詞中找到幾個不是名字的例子，比如「啊」這個字詞表達了一種驚嘆的情感，或者「跑來跑去」表達了一種運動狀態，這些從我們

的言說中產生的字詞，即使在場，也不占有一個現實的場所。而名字的出現，在意義中占有某種場所，要求某種現實，透過命名而在場，使得言說與場所得到了存在的現實結合，從而使詩學——一種研究在感性場所中，在場與不在場關係的知識——得以出現。以「歷史之名」代替「歷史之字」，至少有兩種差異：第一種是命名與在場的差異，第二種是詩學的差異。洪席耶在本書一開始便指出：「所謂歷史，就一般意義而言，是一系列的事件經由專有名詞普遍指定而成為主體。」歷史是一個為主體命名的書寫方式，建立名字與主體的關係。「要去命名主體，去將它歸屬於狀態、情感、事件……只有造成指涉的不確定，以及推論的難以證實。」命名所建立起主體與名字的關係是不確定的，不論在敘事規則或科學規律上，都難以被完全的確立。有人會認為，可以藉由字詞的差異，將之定義與劃分。「或可這麼說，這是個字詞的問題。這是在法語中不幸的同名異義，將生命的經驗、與其忠實的敘述、欺騙的虛構、知識的解釋，都指定到同一個名字（histoire）。」只要將稱呼歷史的字詞加以區分成為歷史故事或史事，分別配置以不同的敘述與科學規則，似乎我們在字詞的層面就可以解決歷史問題，然「這些常見的指涉規則能夠在其方法的展露裡填補某些漏洞；但它們的作用也僅止於此。同名異義的獵人所作所為與

其他人並無不同：他們將一連串的事件歸因於各種主體。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做，至少寫不成歷史。」歷史字詞的無能為力，在於它只能重新排列字詞與規則之間的關聯，卻無法像命名活動一樣，使歷史主體在場，或不在場。

字詞與名字的差異在詩學的層面，對於這種在場與不在場的命名，恰好就是洪席耶詩學關切的重點。如果 Hayden White 的詩學是一個在歷史語言的修辭學型態批評，從修辭學過渡到倫理學；那麼洪席耶的詩學就是在感性領域中名字的分配，轉化成對主體的存在與不存在分配之批評，這種存在的分配，不可避免是政治的。詩學的出現，標示了洪席耶哲學的轉折，在《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和《無產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中，洪席耶尚未展露出這套完整的詩學批評方式。在對於歷史書寫的知識批判裡，原本知識論的問題，轉變為知識的詩學批判問題，具體地說就是一種知識在命名它的主題時，使它的主體以某種方式在場而使其他的主體不在場的知識考察。這和一般理解詩學的差別在於，一般理解詩學在於語言的部署規則，特別是修辭學與文法規則，然而洪席耶的詩學將對於語言的批判，從對語言規則的描述上，向 poiesis 的思考移動，將語言的部署朝向語言生產活動中，語言所不能令其在場的非形式主體，加以探究。

《歷史之名》標示著洪席耶政治哲學的重要轉折與哲學知識新型態的成形，難以停留在「歷史字詞」的名字與研究範圍之內。對於中譯者而言，整個翻譯與理解的活動，必須對應英譯本和英譯本前言中還未迎接的此種知識轉折，在中文的翻譯中予以保留與闡明。或許因此中譯本有一種獨立於英譯本的位置，以及改良英譯本難題的價值。

感謝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支持《歷史之名》的出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參與洪席耶作品的翻譯團隊：劉紀蕙老師、林淑芬老師、博士班研究生陳克倫、薛熙平、關秀惠、楊成瀚，在過程中給予的意見交流；西巴黎南特爾大學藝術史博士楊尹瑄，提供對法文語法理解的建議；社文所助理林郁曄協助處理所有相關行政事宜，以及負責此書出版的麥田出版社，使一切得以順利進行。感謝本書作者洪席耶先生在訪台期間惠予此書翻譯上的寶貴意見。

## 導讀

一個哲學家為何要涉足歷史，大概會是在閱讀此書時的第一個疑問。且此書既不屬於傳統的思辯歷史哲學範疇，目的不在於探討歷史通則或歷史意識，也不在於建立起一套歷史書寫的知識論，更不是從現象學或詮釋學的脈絡中去探索歷史性的意義。那麼，作者到底意圖何在？在海登·懷特為此書所作的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洪席耶想要探討的是「寫作的政治」，即字詞（*words, les mots*）與歷史論述之間的糾葛，有點像傅柯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當中所做的，去探討歷史「知識」，以及學術歷史的「規範」如何被製作或者發明出來。<sup>1</sup>這樣的解讀近似於作者自己為此書所下的副標題「知識的詩學」（*poétique du savoir*）做如是說

<sup>1</sup> Hayden White, "Foreword: Ranciere's Revisionism", in *The Names of History: On the Poetics of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vii.



明：「考察知識是如何被讀和寫，如何被建構為一種特殊論述類型的規則」。<sup>2</sup>然而，此書也不像是僅為了考察字詞與書寫之間的規則而做。<sup>3</sup>又或者這麼問吧，假使洪席耶想要探討的是一個哲學問題，或者寫作政治的問題，何苦要挑歷史來開刀呢？

《歷史之名》本身的書寫，則是另一個令人費解的謎題。雖然洪席耶在第一章當中便挑明這本書的批判對象是「新歷史」（la nouvelle histoire），即結合了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眾所周知，便是指年鑑學派——他選擇了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sup>4</sup>一書作為用以分析的主要作品。然而他並非從頭到尾的精讀、針對此書的內容來談論，而是跳躍式地，按照自己意思去摘取書中片段，從第二章對於布勞岱爾處理「國王之死」敘事手法的討論，連結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哲學；從新史學的書寫革命，談到法國大革命的歷史

<sup>2</sup> 請參考《歷史之名》第一章。以下如涉及對於本書的內容引用，僅註記出處之章數，不一一標明頁數。內文中若已有提示出處的章數，即不一一標記註釋。關於《歷史之名》當中的引文或專有名詞之引用，括號內附上法文名詞，以便參照。本文當中所使用的其他參考資料，則以英譯與中譯為主。特此說明。

<sup>3</sup> 關於《歷史之名》一書中所論及詩學與修辭學之間的差異，請參見本書中文版譯者魏德驥在〈翻譯緣起〉的說明。重複之處，在此篇導讀中不再贅述。

<sup>4</sup>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e éd. (Paris, 1966). 以下以《地中海》簡稱之。